



# “兰痴”阴维

陈维智

2017年,兰市进入低潮,各地兰纷纷解散,剩下的也大多名存实亡。阴维作为陕西省兰花协会副会长,和兰友们一起精心策划、周密组织了各种兰博会、国际兰展、省级兰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荣获兰花特金奖7枚、金奖12枚、银奖32枚,铜奖不计其数。

说起阴维,陕西兰界的兰农、兰商无人不识,无人不夸。他于2016年返乡与弟弟阴万杰合股创立了镇安县杰维生态农林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了镇安兰花科研保护协会,发展会员500多人,带联周围60多个贫困户100多人在园区打工。如今,他是中国兰花协会理事、中国·五岳金兰创始人之一、陕西省兰花协会副会长、镇安县兰花协会秘书长。

回想当时,好像只有满棚的兰花才能明白他的心情。郁闷的时候,他刷着抖音打发时间,忽然直播带货的销售形式触动了他。阴维在大棚里支起了直播设备做直播,讲述着自己的兰花和镇安的兰园故事。这一试,还真试出了新路,阴维把同样发愁的兰友们也拉到直播间,带领兰友们走出了困境。

兰文化非常深奥,他像淘宝一样把所有精力都转移到对兰文化的探索与研究上,对一些从镇安流失出去的品种,自己高价买回来加以保护。“这个红香妃荷瓣,可谓绝无仅有,我辗转5个省才高价收购回来,觉得很欣慰。”阴维说。

从春兰、春剑到蕙兰、莲瓣,镇安兰花产业园不断推陈出新,创造着一个个让兰界为之瞩目的精品、名品。为了让好园子育出好兰花,好资源长出好铭品,让家乡的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他励精图治,费尽了心思。

爱兰、植兰的阴维,正如家乡山谷中的一棵幽兰尽情绽放。在鲜花和荣誉面前,他没有陶醉,没有停步,他的兰花梦,还在继续……



开办九晚兰町、铭玉兰苑、秦岭兰堂、国乐兰馆、秦楚兰亭5个精品馆;建成5200平方米的国兰展示交易中心,入驻省市级兰花协会24家;建成1万平方米的兰花繁育栽培基地,招引入驻兰花企业及养殖大户33家,繁育兰花10万盆40万苗。

素有“天然氧吧”美誉的镇安,兰花资源之丰富让人惊叹。身为镇安兰花协会秘书长的阴维,对镇安兰花资源的了解同样让人感叹。

“春兰、蕙兰,全县15个镇办都有分布。”  
“兰花名目很全,还有石斛等珍稀兰科植物,镇安也有丰富的资源……”

“镇安兰花铭品迭出,其中价值不菲的有斑草素花、边草三星蝶、牡丹麻壳素等,帝王素、秦深素、南山红等铭品更是声名远播。”

“去年初,省、市兰协授予镇安‘秦岭兰花小镇’的称号。”

说起镇安兰花,阴维如数家珍。镇安属亚热带半湿润气候类型,除高寒山地外,一般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春季回暖早,降水集中于夏季。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以及地理地貌为兰科植物营造了一个天堂般的生长环境。生在镇安的兰友是幸福的,因为可以坐拥丰富的兰花资源,中国所有的兰科植物种类,镇安基本上都有。

作为领路人,他先后到河南、湖北、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四川、云南、贵州、宁夏等地参加兰花展示会、品鉴会、推介会、命名会等活动,多次被推选为评委、鉴赏专家等。他在全国各地宣传镇安兰花文化,交流鉴赏,让更多的兰友识兰、爱兰、懂兰、品兰。



2月27日,陕西省科协常务副主席李生斌在中国·镇安兰花产业园调研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工作。

# 走 元 科

袁石军



趁着春暖花开,走进商州区板桥镇元科沟,既是去踏春,也是去探秘。

元科沟位于商州区北部,毗邻洛南县,原来是板桥镇的行政村,现在并到了魏李村。从村党群服务中心向东跨过板桥河,转过一个弯,地势忽然开阔起来,土地平坦,屋舍俨然,白墙灰瓦,美观漂亮,不时遇见乡民们在地里劳作。

在老村委会旁边的分叉口,沿着玉带般的水泥路走进大山深处,路边溪流潺潺,香椿树吐出嫩嫩的新芽,满树桃花艳红似火,小蒜韭菜一抓就是一大把。四周鸟鸣啾啾,春花烂漫,身心跟着陶醉起来。

一簇农舍静卧山脚,门前麦苗绿油油的,但最多的是桑树,树身有胳膊粗,顶端枝条被修剪过,等待嫩枝新

发。一只牛犊、三只白鹅在悠闲地晒太阳。

水泥路到头了,沿地坎边的小路继续前进,走进一片无人区,两边山坡上树木茂盛,白云在天边缓缓飘荡,空气清新无比。走到山谷深处,突然出现一户人家,墙面雪白,院子整洁,女主人闻声迎了出来。

女主人今年58岁,十分健谈。她说这里属于魏李村11组,她家原来住在房后半山的模糊台上,18年前搬到沟底,在这里盖起了5间大瓦房。她有3个儿子,大儿子和小儿子都有工作,在商州城里也买了房;二儿子在西安打工,在妻子的娘家咸阳买了房,目前她轮流着到城里带孩子。当初多盖些房子,是考虑到儿子多,孩子们逢年过节回来了,都有个地方住。

她说,那时将房子盖到沟底,条件是好些,但出沟却没有大路,盖房的材料都是肩挑背扛运回来的,不知流了多少汗、受了多少累。儿子结婚前,她随家人顺沟底跋涉到这里认门,看到这么苦焦的生活条件,眼泪止不住

地流了下来,连饭都不想尝一口。经过两口子多年的不懈修建,儿子现在能将摩托车骑到大门口了。

她高兴地告诉我们,目前地里主要种的是中药材,也栽了不少桑树,每年养蚕能挣2万多元,这是二三十年前有个叫朱伯勋的退休教师回乡动员村民发展起来的,不过老人现在已经过世了。

女主人打开蚕室,一张蚕床擦得与屋顶相接,两边墙上修有火道。她微笑着说,只要能吃苦、肯下茬,再苦焦的日子也会好起来的。

告别女主人,爬上模糊台,山坡上坐落着3户人家,梯田里种植着苍术,嫩绿的药苗向着阳光舒展着腰肢。山的北边是洛南县四皓街办连河村,挖掘机刚从南边半坡上修过来一条土路,路基还留有挖掘机履带压过的痕迹,一位老人正佝偻着身子平整路面。他说自己目前和二儿子住在模糊台上,这条路修通后,二儿子的三轮车就能开到家门口了。

化迷台坐落在一处山垭间,南边沟底的水泥路也通了上来,一群人正在盖房打地基,几辆轿车停在场边,孩子们在欢快地嬉闹。沿水泥路而下,一栋栋屋舍分散在沿河两岸,雪白的梨花、粉红的桃花、金黄的连翘花将村庄装扮得分外妖娆,羊奶奶也结出了繁密的果实。山村在渐渐变美,水泥路通到了沟沟峁峁,沿途有多家盖房的场景,许多人有了回乡创业的打算。一块地里铺着成行的地膜,走近看种的是苍术。据了解,这是有人流转当地群众的土地大规模栽种的。

走了一路,我始终有个疑问,刚才走过的地方为什么叫化迷台、模糊台?有什么典故吗?问了多位村民,都摇摇头说搞不清。

随着老一辈村民的相继离开,一些散落在民间的人文历史渐渐尘封在岁月的长河中,亟需我们去挖掘、保护,真不希望像化迷台、模糊台那样,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淡忘。



山里人家



模糊台